

乳房

[美] 菲利普·罗斯 著 姜向明 译

The Breast

Philip Roth

乳房

The Breast

[美] 菲利普·罗斯 著 姜向明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乳房/(美)罗斯(Roth,P.)著;姜向明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8

(菲利普·罗斯作品)

书名原文:The Breast

ISBN 978-7-5327-5102-0

I.乳… II.①罗…②姜… III.长篇小说—美国—
现代 IV.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04594 号

Philip Roth

THE BREAST

Copyright © 1972, 1980, Philip Roth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Wglie Agency (UK) LTD

Through The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0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STPH)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09-2010-307号

乳房

[美]菲利普·罗斯 著 姜向明 译

责任编辑/李玉瑶 装帧设计/胡枫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常熟市华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4.5 插页 5 字数 37,000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8,000 册

ISBN 978-7-5327-5102-0/I·2893

定价:18.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缺页、错装或坏损等严重质量问题,请向承印厂联系调换。T:0512-52397878

献给作家们最好的朋友：

位于纽约州萨拉托加斯普林斯的雅多公司^①

以及 1924 至 1970 年间雅多的执行总裁伊丽莎白·埃姆斯

① 美国文学基金管理公司，该公司在纽约州萨拉托加斯普林斯设立雅多艺术村，占地 1.6 平方公里。得到该公司赞助的艺术家可在该村从事文艺创作。

它怪异地开始了。



它怪异地开始了。可是如果能有不同的开始，那又会是怎样的开始呢？当然，人家会这么说，阳光下的一切都是“怪异”地开始，“怪异”地结束，它们自身就是“怪异”：一朵完美的玫瑰是“怪异”，一朵并非完美的玫瑰也一样，你家邻居花园里那朵好看又普通的粉红玫瑰也一样。我了解透视法，那种手法会让一切都显得神秘而高远。思考一下永恒这个问题，思考，如果你全力以赴地思考，脑子里就会一片空

白，就会发现所有的存在都是奇迹。可是我仍然要这么对你说，满怀谦卑地对你说，有些东西就是比别的来得更为神秘，而我就是其中之一。

于是，它怪异地开始了，伴随着下身感觉到的一阵和缓的、偶尔的刺痛。这种感觉到来的第一周里，我每天要去好几次我人文学部办公室旁边的男厕所，在那里褪下裤子，可是没能发现任何异常，尽管我非常仔细地检查了自己。于是我勉强地、不情愿地（并非出自真心）决定不去管它。我一辈子都是个彻头彻尾的多疑者，对体温、身体状况的每次微小变化都会异常敏感，对于一个有理性的人来说——我碰巧就是这么一位——再要去认真对待这些我几乎每个礼拜都会发现的身体症状早已不可能了，而这些症状总是预示着坟墓和不治之症。尽管每一次新出现的疼痛或发烧都会伴随衰竭、麻痹或无法忍受的剧痛等恶劣的预

兆，我还是不得不承认我活到三十八岁还从未得过任何大病：我的大肠排泄运动刚劲有力，性能力值得信赖，精力旺盛，胃口绝佳。作为一个身高六英尺^①、姿态优雅、体格健美的男人，我的头发还算浓密，牙齿也一颗不缺。尽管以我那疑神疑鬼的自我夸张风格，我满可以把下身的刺痛感归结为某种类似于带状疱疹的神经疾病——也许更糟——可我还是认为那绝对不算什么大事情，我向来就没得过什么大病。

可我错了。那是大事情。又过了一个星期，我开始察觉到在我那拳曲的黑色阴毛下的皮肤在轻微发红，无论怎么看，那色泽变化都是如此微弱，以至于我觉得那一定出自我的想象。再过了一个礼拜——依据记录，为期二十一天的“潜伏期”——那天晚上我

^① 约合 1.83 米。

踏进浴室低头看着自己，发现经过了漫长烦乱的一天：通勤、授课、开会、外出用餐，我那阴茎根部的皮肤呈现出一片柔和的红色阴影。看上去就像是污渍，好像是一粒小小的覆盆子，或者是樱桃，在我的阴部捻碎，汁水流到了阴茎上，在根部留下粗糙而明显的红色。紧接着，我想到那一定是我的内裤颜色染上去的（那天我穿的内裤是淡蓝色的，它躺在我脚边，面对我匆忙做出的仓皇失措的结论，是一脸的无辜）。洗澡时我反复三次给我的阴茎和阴毛涂上肥皂再冲洗掉，接着又从大腿到肚脐涂了一层厚厚的肥皂沫；等我用水冲掉后——这次水太烫了不太舒服——那污渍还在那里。不是皮疹，不是疮痂，不是疤痕或创口，而是一种深度的变色，这样的变色使我立刻联想到了癌症。

我立即打电话到我的医生家里。戈登医生是个做

事仔细、认真负责的人，尽管我努力掩饰着惊慌，他还是从我的声音里听出了恐惧，于是他顾不上路途遥远，主动提出要马上换好衣服赶来我的公寓给我做检查。已是午夜时分，对那些魔幻的心灵来说身体的变形往往发生在这种时候，而要让一个医生在这种时刻进出纽约城也是桩很吃力的事。如果那天晚上克莱尔和我在一起而不是回她自己的公寓去写什么委员会的报告，我也许就有勇气表露出恐惧，请医生务必马上赶到。当然，以我那时的症状来看，戈登医生不太可能把我直接送进医院，就算进了医院我们也不知道——或者接下去还是不知道——应该采取些什么手段可以防止或阻断灾难的发生。随后四个小时的疼痛与恐惧也许可以用吗啡来缓和，可是没有任何一种医疗手段可能逆转病情的恶化，除非是安乐死。

如果当时克莱尔在我身边，我或许可以彻底地屈

服，可是孤身一人的我因为失去了自我控制力而突然感觉到羞耻，感觉到失去了男子气概；在看到那块污渍后不到三分钟，我已经光着湿淋淋的身子坐在了皮沙发上，低头看着我的阴茎向医生描述我所看见的，一边还在徒劳地想要控制住声音里的颤抖。要保持镇定，我想到——于是我命令自己尽力保持镇定。我告诉自己如果那确实是我在最初的惊恐时刻里所害怕的，它可以等到天亮再说；如果不是，它也可以等待。我会没事的。经过辛苦的一天我已精疲力竭，再加上刚刚经历了一次恐怖的打击。我可以在中午时分——我认为自己这点勇气还是有的——在他的诊所与他会面。九点好了，他说。我同意了，并且尽量平静地和他道了声：“晚安。”

我在电话里向医生详细描述了我下半身的刺痛史，还有我那根褪了色的阴茎，我希望我的话听上去

就像客观的“病例分析”。我没有提及那第三种病症，因为直到挂断电话我才把它与我的“病情”联系起来。在过去的三周里，每当与克莱尔做爱时，这种局部的快感都会戏剧性地增强。我本来一直把它归结为是我对她的欲望的复苏。我也不知道这种感觉从何而来——在我看来她的性感与可爱跟以前比较起来既没有增强也没有减弱——可我很高兴那感觉又重新回来了。在我们交往的最初两年里她那美丽的肉体激起过我强烈的性欲，可是那性欲已经持续地减弱有一年之久，直到最近衰退为一个月仅和她做爱两到三次，而且，那往往也并非出自于她的肉体诱惑。

我的热情的减退，我的冷漠，给我们双方都带来压抑，可是因为我们俩生活里都经历了相当严酷的感情波折与心理困惑（她有一双势不两立且恶毒刻薄的父母，而我则有一个狂暴的妻子），所以我们谁都不

愿意采取任何行动来拆散我们之间的关系。对于一个二十五岁的年轻漂亮的女子来说，夜复一夜地被弃绝在床头当然会造成心灰意冷，可是克莱尔对外从来也不暴露出哪怕一丁点的怀疑、沮丧、忧伤或者愤怒，即使对我这个从客观的角度来看正是造成她不幸的源头之人也是一样。是的，她为了这种“平静”付出了代价——她是我认识的女人中不太会表现自己性欲的女人——而我已经达到了一定的年龄——也就是说，我也曾经拥有过强烈的性欲——比起那波涛汹涌的高潮，现在的我更适合于温柔的港湾、平伏明净的潮水。如果说我也曾经被本能与激情所迷惑，那么现在的我则满足于平和的心境与游刃有余的生活。如果说有时候克莱尔的这种克制使得她在我们的语言或身体交流中缺乏我所希望的回应和变化，我对她这种值得信赖的节制其实是万分满意的，因而不可能会因为缺

乏色彩而对她恼怒。我已经有过足够的“色彩”，谢了：整整六年的色彩哟。

我那逐渐褪色的欲望之所以如此折磨我是因为在我们长达三年多的交往中，克莱尔和我已经找到了一种共同生活的方式——其中也部分包括了我们的独居生活——这使得我们在相互的感情和陪伴中找到了温暖与安全感，没有随之而来的依赖之负担，没有使人厌倦的烦扰，没有狂野而暧昧的渴求，没有无时不在的欺骗与心计，没有和解与控制，正是这些因素腐蚀了我们所了解的大多数人的婚姻生活。由于她那不幸的童年，克莱尔对婚姻持顽固的保守态度，轻易不会上钩，而我则因为自己不幸的婚姻经历而与她观点一致——我的经历也许称得上独特，可它仍然造成了我对欲望的非凡免疫力，我发誓再也不去追求那玩意。而且，似乎也没有别人能够做到像我们这般的默契与

满足；我们的生活过得确实简单，几乎没什么压力，我们彼此非常喜欢，直到有一天，有如晴天霹雳，我忽然发现我们的性生活既单调又无趣，这在我看来简直就像一场灾难（那时的我对灾难真是无知）。一年前我结束了为期五年的心理治疗，确信我那大吉尼奥尔^①般的婚姻（连同我那伤害感情的离婚）所造成的伤口已彻底治愈；我仿佛已脱胎换骨，可我再也不是一头虽遍体鳞伤而隐私尚存的公牛了。当我满含泪水从所谓“温暖的家”的战场上退下来，步履蹒跚地走入心理医师的诊所，我的头上已是伤痕累累，心里唯有自艾自怜的隆隆鼓声。与克莱尔的共同生活是稳定有序的——这还是十多年来我头一回可以这么说；我感觉稳妥踏实，感觉到自大四以来就再未有过的满足

^① GRAND GUIGNOL，巴黎的一个戏院，以上演表现强奸、情杀等内容的恐怖戏而闻名。